

刊特時戰書叢白黑

作工化文的時戰

編主瑞俊錢 著籌幄張

售經總 店書活生 海上

八之刊特時戰書叢白黑

作工化文的時戰

分伍幣國價實冊每

費郵加酌埠外

著者 張 惺 籌

主編者 錢 俊 瑞

發行者 黑白叢書社

總經售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漢口交通路
廣州漢民北路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十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漢)版再月一十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目次

一	怎樣把握我們的非常時期和文化工作	一
二	要提高民衆的政治水準	七
三	要疏通城市與鄉村的文化工作	五

一 怎樣把握我們的非常時期和文化工作

隨着敵人武裝進侵的全面化，中國民族也被逼迫地用着雄邁的步伐，跨入一個挺新的時期——非常時期了。

我們這個非常時期，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非常時期，性質完全是不同的。日本帝國主義的非常時期，是指吞滅中國，獨霸亞洲，完成侵略的大陸政策，製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言；我們的非常時期，却是爲着民族的抗敵救亡。申言之，我們是爲保障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生存。被迫地，不得不以民族自衛的武裝，抵抗敵人侵略的武裝，把侵略國家的勢力，從中國境裏驅逐出去，同時把已失的領土，從敵人手裏奪取過來。所以敵人口

中的非常時期，是侵略主義的非常時期；我們的非常時期，是反侵略主義，爭取民族生存的非常時期。如果沒有敵人的侵略，我們民族不遭遇滅亡的危機，和其他獨立自由的國家一樣，能夠共同和平生存，我們也不會有什麼非常時期了。所以我們的非常時期，本身上是自衛的，救亡的，不是侵略他人的。是為全世界人類謀安寧福祉的，而非擾害全世界的安寧福祉的。

其次，敵人侵略主義的非常時期，不過藉以鼓勵國民對外侵略的情緒，提高國民對外好戰的心理，以便對國民為政治的經濟的剝削，初非敵人真正有什麼外患內亂的非常事變。所以就站在敵國方面的民衆立場上說，這樣的非常時期，也只有增加敵國民衆的負擔，犧牲敵國民衆的生命，以維持並鞏固其國內統治者、大地主、大金融、資產階級的法西政權而已。我們的非常時期，是以全民族的力量，來解除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所加於中國的壓迫和剝削，及其歷年

在中國製造的內亂和分裂，以鞏固中國內部真正的和平統一。換句話說，我們在民族抗戰這個非常時期，是要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解除中國民衆所受日本帝國主義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永遠停止由日本帝國主義挑撥離間手段所造成的循環不息的內戰，以建立統一民主的新中國。即在這一點上，我們的非常時期，和日本帝國主義所唱的非常時期，意義上是根本不同的。

這是中日兩國非常時期的分野。

敵人侵略主義的非常時期，遭遇着我們民族抗戰救亡的非常時期。無疑義的，它的非常時期，會變成非常危險時期，賭國運於一擲，將永遠結束其帝國主義的生命；而我們的非常時期，必然會從抗戰的血泊中滿開民族獨立的鮮花，使中華民族安祥而又大踏步地走向民族自由生存的大路。

我們怎樣把握這個偉大的非常時期呢？這裏我不想從政治、經濟、軍事、

外交各方面來作答復，而只就非常時期應做的文化工作來解釋。

現在似乎有不少偏見的人，以爲抗戰只要有飛機大砲，消滅敵人的海陸空軍武裝，就很夠了，根本用不着什麼文化工作。文化不是大砲，不能摧毀敵人的兵艦；文化不是高射槍，不能射落敵人的飛機；文化也不能做充飢的食糧，禦寒的衣着，療病的藥品；前方打仗的時候，文化人又不能丟下筆桿，荷槍負戟上前線殺敵去。近日砲聲一響，許多所謂提高文化的書籍雜誌，不是無形的都停刊了嗎？許多文化人不是閒着無事可做嗎？炸彈大砲，轟得隆隆震耳，要的是兵，要的是槍，如果高談什麼文化工作，簡直是書獃子說獃話。這種論調，把文化二字，說得一文不值，其實對於文化工作的意義，根本沒有瞭解。

我們並不否認，民族對外的武裝抗戰，直接的是要以軍事力量和敵人相對

抗，而且這個軍事對抗愈持久，愈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但假如說，只需要單純的軍事抗戰，那就大錯特錯了。

我們並不徵引什麼「戰爭本身就是一種藝術」的理論，來作戰時文化工作的掩護，事實上近代戰爭的進步，完全由於文化水準的提高。百年以前的人，何嘗夢想得到有現代的立體式戰爭；用戈矛的時代，何嘗夢想得到有攻堅射遠的大砲，以及空中的鐵鳥，水中的鐵魚（潛艇）；更何嘗夢想得到只消用一點化學的毒品就可以使敵人士兵的皮肉潰爛，呼吸窒塞，終於不得大批死亡而解除武裝？這些一切的一切，無疑的都是近代文化進步的結晶。當然，我們現在需要的文化，並不是這種野蠻帝國主義的殺人文化。

最重要的，現代戰爭的勝負並不單純地決定於武裝力量的強弱，而決定於兩國政治、經濟、外交以及文化力量的對比。所以現代國家一旦對外戰爭，除

動員除國軍隊以外，尤須動員全國民衆，即所謂政治的動員。政治動員之中，又以動員一切文化人的文化工作爲最基本的要素。試看近年日本對華侵略，爲什麼屢次摧殘我們的文化機關，屠殺我們的文化人呢？原來因爲文化是每個民族國家精神生命之所寄托，及其國力發揚滋長的憑藉。敵人這種殘暴行動，無非是想縊殺我們民族的精神生命。因此，我們處這非常時期，動員所有的文化人，加緊救亡的文化工作，不但爲保全民族精神生命所必要的手段，并且也是使抗戰更能得到勝利的基本條件。

我們過去的文化，都是封建制度的文化，就是近年來許多由西洋搬過來的帝國主義用以統治殖民地的文化，在這非常時期，也要加以無情的撻伐，毫不遲疑的肅清。前面說過，我們所謂非常時期，就是抗戰救亡時期，所以非常時期的文化，就是抗戰救亡的文化。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集中火力向我們進攻的

時候，我們全國上下主要的工作，是對日抗戰。所以我們的文化工作，也就不能離開抗日救亡而走入別的歧路。

二 要提高民衆的政治水準

我們的文化工作，究竟應該做些什麼呢？橫在我們面前的，有兩項最重大的任務：一是教育羣衆，一是組織羣衆。

第一、所謂教育羣衆，又有兩項任務，一爲提高羣衆的政治水準，一爲疏通城市與鄉村的文化工作。

吾國人民政治常識的低落，有非我們所可想像程度的。工農勞動生產大衆，平日因爲生活的煎熬，環境的壓迫，亟亟求謀衣食之不暇，無從學習政

治，研究政治，固不待言。就是許多知識份子，對於民族國家生存的切身關係，不免也有認識不清的。比方抗戰問題，在戰事未發動以前，有的人主張抗戰，有的人主張對日妥協。主張對日妥協的理由，或者藉口中國是落後的農業經濟國家，不能與後起的工業資本主義組織國家的日本抗衡。大部份更藉口日本的武器怎樣精良，有大型炮艦、有多量飛機、有機械部隊、化學部隊。它們力量之雄厚，遠非中國所能比得上。中國如果武裝抗戰，無異自速滅亡。前者爲資本主義的拜倒者，後者爲唯武器論者。他們所持的論調雖不同，而反對抗戰則一樣。農村經濟的中國果真不能抗戰嗎？蘇聯何以能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完成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國的武器不及日本就不能抗戰嗎？何以「一二八」之役，長城之役，綏遠之役，中國先後疊次勝利？其實他們何嘗不知道中國可以抗戰。其所以不主張抗戰者，個人的利益重，民族國家的利益輕。這就是因

爲他們的政治認識不夠，不知道一離開了國家，個人亦不能生存的緣故。

淞滬抗戰發動以後，起初我軍大獲全勝，日軍窮促一隅，這班妥協論者又由畏敵而輕敵。以爲日本不值一擊，我軍指日可肅清日軍，天下馬上太平，于是一時虛驕之氣凌人，仍迷信軍事萬能主義。以爲只要軍事勝利，其他政治的抗戰，經濟的抗戰，外交的抗戰，乃至文化的抗戰，都是多餘的。及至日軍增援，在吳淞沿海一帶登岸，他們忽又恐怖中國終將失敗。日本武器到底堅強，而把以前所持軍事勝利的熱情，付之冰窖。這就是由於他們不認識敵人；也不認識自己，更不認識此次抗戰爲全民族爭死活的長期抗戰。一時的勝敗，一隅的得失，固然無關大局；不知即令中國大敗，只要中國繼續抗戰，最後的勝利，到底還是屬於中國的。

又此方談到外交問題，你說聯合愛和平的英美等民主國家，有的人便一心

依靠英美的援助。有的人又以爲英美也是帝國主義國家，過去和現在，也曾侵略中國。你說中蘇親交，有的人馬上幻想蘇聯出兵東三省，代替中國打日本，有的又馬上感到敵人所宣傳的赤化恐怖。你說要防止德意與日本的合作，有的人馬上恐怖第二次世界大戰，有的却又以爲德意此時並未侵略中國，中國不宜自樹多敵。總之，大多數中國人的政治認識，是非常不夠的，已經成了鐵樣的無可懷疑的事實。他們根本不瞭解外交上所謂聯合與依賴完全是兩回事：聯合友邦，是以自身爲主動的；依賴他人是去掉自主的精神的。他們更不知道英美雖未完全拋棄侵略中國的野心，但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地武裝進侵中國的今天，英美已經不是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而且英美爲了保障其在遠東的和平市場，及其巨額的經濟投資，英美也不能過分的縱容日本；并不得不與中國保持友誼的聯繫，共同對抗日本。雖則它們的對抗日本，有其一定的限度，不能

超越這個限度以外。至于中國與蘇聯的關係，中蘇如果僅是維持普通的友誼關係，蘇聯既無出兵幫助中國打日本的義務，也無挑起日蘇戰爭的必要。蘇聯何至馬上武裝動員？再則，就令中蘇簽訂互助協定，然而也不是把中國納入第三國際體系，中國又安得有赤化的危險？法國捷克先後都和蘇聯簽訂互助公約，我們何嘗看見法捷赤化呢？

再譬如談到國內和平統一，消除黨派的對立，建立民主主義的政體，也有人馬上會意識到這是布爾塞維克黨幹的把戲，第三國際的策動。而有的人更毫無羞恥的跟着敵人作種種挑撥離間的惡意宣傳，說是共產黨出賣民衆利益向國民黨投降，生怕中國內部不分裂。這一大套漢奸理論，所以能在中國流行，無疑義的，是由于中國一般民衆的政治水準過分低落。上面舉的例子，不過幾項彰明較著的罷了。民族危機到了生死存亡最後關頭的現在，全面抗戰展開的今

天，我們還不迅速提高民衆政治教育，這于抗戰前途，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危機！

怎樣提高民衆的政治常識呢？

首先、我們須使一般民衆瞭解中國目前的現狀，和這次抗戰的根本意義。中國民族已經快要完全淪爲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了。前面說過，我們的抗戰，是爲了爭取民族的獨立生存自由，推翻敵人所加于我們的壓迫與屠殺。我們要加緊喚起全國民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但我們並不是反對日本民族，對於日本愛和平的國民，在日本帝國主義嚴重壓迫之下，我們要援助他們起來，和我們共同一致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者。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却不能使民衆存有絲毫和平親善的幻想。我們要使民衆瞭解，只有這次抗戰勝利了，整個民族才能得到生存，個人也有了生存。反之，抗戰失敗，民族滅

亡，國家坍塌，個人也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宰割的對象。田園產業，是敵人的戰利品，父母妻孥，是敵人的俘虜物。有敵無我，有我無敵，我們和日本帝國主義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四十多年的活冤家。

其次、我們要使民衆瞭解，這次的抗戰，是爲世界除強盜，爲人類剿土匪。換句話說，不僅爲中國自己的生存而戰，並且爲保障世界和平與文明而戰，日本侵略中國，就是破壞遠東的和平。點起世界大戰的火把，我們應該把目前的國際情勢，盡量向民衆解釋，使其知道遠東星星之火，足以燃起世界的燎原大焰。而且日本是頂野蠻的法西帝國主義侵略國家，專門破壞世界的文明（如有意轟炸文化機關等），屠殺世界的人類（如在上海到處轟炸難民），撕毀國際的一切和平條約（如破壞九國公約、國聯盟約等等）；及勾結德意在地中海造反，企圖使英法蘇無法干涉遠東事件，得以一舉征服中國。把中國事

情，和國際事情聯繫起來等等，這是最好的政治教育。

第三、我們要指示民衆以連年中國循環不息的內戰、迭興的水旱災荒、工商業凋敝，農村破產、物價高漲、貧民死亡流難的種種事實；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如走私販毒，剷田演習，卵翼漢奸，製造傀儡，分裂中國地方政權使與中央對立等等，聯繫起來，使民衆知道要安居樂業，重見太平，只有大家起來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

第四、抗戰必須是全國總動員的，而不是單靠軍事動員所能保證制勝的。尤其要使羣衆知道，這次抗戰是民主主義與專制法西斯主義的肉搏鬭爭。使民衆瞭解民主政治的意義，扶持中國走到民主主義，亦即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的建國大路。而且這次抗戰，又是消滅中國內戰的唯一途徑。

最後最重要的，要盡力肅清一切漢奸的理論，消滅一切漢奸的活動，正確